

# 北宋的超級名模

## ——從仁宗后像談起

劉芳如

帝后像在宋代，是純粹供人頂禮膜拜的「神御」。時過境遷，由廿一世紀人的眼中，重新審視這些圖像；原始的功能已不復存在，卻因為畫中人超級豪華的裝束，與作畫者精湛的技藝，變身為宋代寫真藝術的卓越代表！

### 展出緣起
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宋代帝后圖像，均源自於清宮南薰殿的舊藏。每位帝后的相貌，俱極傳神，絕非憑空想像之作，而且用筆精準、賦彩細膩，具備第一流的水準，較諸院藏元、明兩代的帝后像，益有勝之。

年底即將登場的「大觀——北宋書畫特展」中，特別採取「三王一后」的設計概念，遴選〈宋仁宗后坐像〉（圖一）與另外三幅宋代帝王圖——〈宋太祖坐像〉（圖二）、〈宋神宗半身像〉（圖三）、〈宋徽宗坐像〉（圖四）並列展出，用以印證宋代繪畫在「人物寫真」一門的卓越成就。相較於宋代的帝王像，〈宋仁宗后坐像〉由於服裝文飾豪華妍麗，身旁又伴隨了兩名精心打扮的妙齡侍女，顯得格外高貴而出眾，若套用

時下所流行的術語「超級名模」來形容之，絕不為過。本文遂以此像為核心，探討與宋代服飾、肖像相關的若干課題。

### 仁宗后像

根據《宋史》記載，宋仁宗趙禎（一〇二二—一〇六三在位）先後冊封過兩位皇后，其中一位為郭皇后，另一位為慈聖光獻曹皇后。由於郭后遭致被廢的命運，所以〈宋仁宗后坐像〉所繪，數曹皇后的可能性較高。

乾隆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，清高宗曾敕命重新裱褙本件，並且在座椅的龍首下方，浮貼一張小紙，上面書寫「仁宗后光獻」五個字，使得畫中人的身份益趨明確。至嘉慶廿一年（一八一六），胡敬編撰



圖一 宋仁宗后坐像 軸 縱一七二·一公分 橫一六五·三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宋太祖坐像 軸  
縱一九一公分 橫一六九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宋徽宗坐像 軸  
縱一八八·二公分 橫一〇六·七公分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南薰殿圖像考》之際，更直指此像應當是畫曹后。曹皇后是開國名將曹彬（九三一～九九九）的孫女，真定人（今屬河北），於景祐元年（一〇三四）九月封后。曹氏的個性謙謹、嫻靜，雖位居後宮之首，猶親自在宮苑中種植莊稼、採桑養蠶。閒暇之時，則博覽經史，勤習飛白體書法。

慶曆八年（一〇四八），崇政殿的內臣顏秀等人趁夜試圖謀反，曹后臨危不懼，指揮宦官、宮女們奮力抵抗，終爾平定亂事。足見其在勤儉之外，亦具有非凡的膽識。仁宗一度寵愛張貴妃，刻意冷落曹氏，但她始終謙沖自牧，展現皇后應有的氣度與風範。



圖三 宋神宗像 宋代帝半身像冊第七幅  
縱五五·八公分 橫四六·九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宋仁宗后像 宋代后半身像冊第三幅  
縱五六·二公分 橫四五·七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英宗趙曙登基之始（一〇六二），因染疾不能視事，曹太后順應情勢，於內東門小殿參與議決軍國大事，扮演起近似女主的角色。閱年，帝病稍癒，始在宰相韓琦（一〇〇八～一〇九五）的請命下，撤簾還政，但她仍然對朝中大事，擁有重大的影響力。

至神宗趙顛即位（一〇六七），尊曹氏為太皇太后，侍奉極為殷勤、孝敬。神宗大膽啓用王安石（一〇二一～一〇八六），變法推行新政，曹氏深不以為然，聯同高太后（英宗高皇后）、神宗向皇后，合力反對新黨變法，終爾迫使王安石解除相位。

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，擔任湖州知州的蘇軾（一〇三七～一一〇一）上表批評朝政，招致御史嚴厲彈劾，幾遭問斬。消息傳至病中的曹氏知悉，她旋即挺身向神宗力保，方才免去了蘇軾的死罪，改貶為黃州團練副使。

力挺舊黨的曹氏，最終在元祐八年（一一〇九三）十月辭世，得年六十四歲，次年，與仁宗合葬於永昭陵。

關於仁宗后畫像的著錄，在元代馬端臨（一一五四～一三二三）《文獻通考》（一二九〇）中曾經述及：「美成殿，以奉仁宗皇帝，山殿曰晨霄。其後曰繼仁殿，以奉慈聖光獻皇后，山殿曰靈晷。」但是南薰殿舊藏的〈宋仁宗后坐像〉，是否即當年被供奉於繼仁殿的同一幅，並無明確的史料可資證實。不過，以畫中人物鮮明的相貌特質來推斷，此像必定完成於曹后生前。

故宮的宋仁宗后畫像，總共有兩幅，其一即立軸形式的〈宋仁宗后坐像〉，編號中畫〇〇〇三〇四，畫心縱一七二·一公分，橫一六五·三公分。另外尚有一幅冊頁形式的〈宋仁宗后像〉（圖五），編號中畫〇〇〇三二三，收在〈宋代后半身像冊〉第三開，畫心縱五六·二公分，橫四五·七公分。兩畫均為絹本設色，皇后的面容、裝扮亦完全吻合，所繪不僅為同一人的同一角度，推測亦可能出自同一位畫師之手，而且是面對真人，先繪安冊頁的半身像之後，再據以畫成全身像立軸。



圖六 宋仁宗后坐像（局部） 龍紋花釵冠與曹后的臉部特寫

帝后像上均無作者款識，難以知悉畫者的姓名。若根據《遼史》卷八十六的記載：「耶律紐幹哩：使宋賀正，寫宋主容（指宋仁宗）以歸。」耶律紐幹哩既然畫了仁宗像，當然也有可能為皇后畫像，不過受限於缺乏更確切的證據，遼史所述，僅能聊備參考而已。

### 最華麗的時裝秀

〈宋仁宗后坐像〉中，曹后頭戴龍紋花釵冠，身著交領大袖的華麗禮服，拱手端坐在有靠背的龍椅上。皇后的雙眉，繪成兩道寬闊的月形，並且以淡墨由上而下，漸次暈開。額頭的下方、鼻樑和下巴等處，又特別用白粉染暈提點，藉此突顯出面部的立體效果。雖然曹后的雙眉間距稍嫌短窄，加上臉形狹長，嚴格講並不屬於美豔的典型，但是她的雙目炯炯有神，嘴角向內微抿，流露出一派堅毅的性情，對照於史書中所描述的曹后行事作風，倒是頗稱契合。（圖六）

宋代后妃的禮服，大體是遠承《周禮》演變而來。根據《宋史》〈輿服志〉記述，其型制計分四種：「一曰褙衣，二曰朱衣，三曰禮衣，四曰鞠衣。」其中「褙衣」，是皇后在受冊封、朝謁景靈宮、參加朝會或者重大典禮時穿著的禮服，因為上面繡（也可能是織）有五彩翟雉（山雞，又名搖翟），取其發音相近（翟與褙音同），故名。

仔細觀察曹后所穿的這襲青地禮服（圖七），通體裝飾了兩兩相對、並列成行的翟雉，當即「褙衣」無疑。這些翟雉，是以泥金、石黃、石綠、朱砂和墨等五彩繪成，形象相當精準而生動。另外，尙有以石綠、泥金和泥銀等色繪製的六瓣團花。透過褙衣的石青色底彩，還隱約可見若干圈形圖樣，料想是當初畫時餘留下的底稿線，原本準備就這些圓圈繪成團花，後來又更改了位置。礦物質顏料的覆蓋



圖七 宋仁宗后坐像（局部） 曹后所著的襪衣



圖九 宋仁宗后坐像（局部） 宮女手持的巾幌



圖八 宋仁宗后坐像（局部） 手捧金唾盂的宮女

性較強，畫像完成之初應該還看不出這些底稿線，因日久顏色逐漸褪淡，方才浮現出來。

褱衣的衣領、袖緣、腰帶、下擺等部位，均用朱紅色的織錦鑲綴，表面遍飾五彩金龍與捲雲紋。朱砂與石青貳色，原就具備對比的效果，再加上繁複細膩的紋飾，更是倍增豐富耀眼，令人彷彿觀賞一場華麗無倫的時裝秀，直有目不暇給的驚嘆！

曹后頭頂所戴的花釵冠，同樣是珠圍翠繞，充分襯托出皇室富麗高貴的氣息。雖然因為年代久遠，絹底及色料業已呈現了多處剝落、缺損的老化現象，但大致仍可辨識出這頂冠帽，是以青、綠、白三色珠翠為主調，纏繞成青龍含珠的造型，而珠冠後方兩側，另有相同文樣的釵飾，名為「博鬢」，長度下垂幾達肩部。在冠帽的邊緣，則以紅巾為底，上面密密地縫綴了一排珍珠。就連曹后的衣領、鬢腳、耳墜，甚至額頭、兩頰所貼的花鈿，也是以珍珠裝綴。

北宋末，孟元老（十二世紀）的《東京夢華錄》（二一四七年成書）裡會提到，當時由於社會上層對於珍珠的需求，至為龐大，所以汴梁城內設置有珍珠的專賣行舖。據說因為后妃們的冠飾使用了大量的珍珠，宋仁宗甚至還為此斥責過其中一名貴妃，可是依然遏止不了這股流行的風潮。

非惟曹后的禮服和釵冠，華麗得令人咋舌，而侍立在她左右兩旁的宮女，同樣不遑多讓。這兩名妙齡侍女，身穿相同款式的圓領黑地綴金銀小簇花



圖十 宋仁宗后坐像（局部） 宮女所戴的一年景花冠

長衫，腰束大紅飾金革帶，足登白底勾花翹頭弓鞋。右邊一人雙手捧著飾有龍紋的金唾盂（圖八），左邊一人執紅地飾金龍的巾幌（圖九）。

兩人頭上所戴的冠飾，上面簪插了上百朵紅、黃、白各色花卉，依稀可指認者，殆有綠萼梅、薔薇、月季、金絲桃、蜀葵、牡丹、木蘭、桃花、李

花、梨花、石竹、天竹葵等多種。（圖十）宋人喜愛戴花的習尚，實承襲自唐及五代，婦人多將髮髻梳得很高，然後戴上以漆紗、金銀，或珠玉製作的冠帽，上面再裝飾鮮花或者用金玉、羅絹做成的假花。甚至連男子也受到影響，會在冠帽或襖頭上戴花。陸游（一一二五～一二二〇）的《老學庵筆記》有謂：「靖康初（一一二六），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，皆備四時：，花則桃杏、荷花、菊花、梅花，皆併為一景，謂之一年景。」〈仁宗后坐像〉中兩名宮女的花冠，或即陸游所稱的「二年景」。由於四季花卉不可能同時綻放，加上部分葉片塗成石青色，因此這些冠帽上的簪花，至少有部分應該是屬於人造花卉。

〈仁宗后坐像〉裡，曹后的坐椅也頗引人注目。（圖十一、十二）這把靠背椅並沒有扶手，椅背上方兩端雕有龍首，椅腳和踏凳亦雕鏤細膩，表面則塗布橙色彩漆，並描繪金花及金色雲龍文，比起宋代其他帝后像中所見，似更見繁複。《宋史》〈昭慈聖獻孟皇后傳〉曾論及：「劉貴妃與孟后朝太后座金漆椅，妃亦設此椅，左右不服，迺呼太后出矣，妃起立，暗撤之，妃再坐而仆。」可見，貴族中惟有皇后才夠資格坐這種金漆椅。雖然單從畫面看，無從判定坐椅所使用的材料，但是根據椅表細膩的雕飾來推想，必定屬於質地堅實、細密的硬木。

這張金漆椅的椅背，還覆有椅披、坐墊，足凳上同樣鋪了踏腳墊子。椅披表面連續的白色小圈



點，應係以真珠縫綴，而花卉紋及龍紋，則近於盤金綉的技藝。設若對照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所載：「正月十四日，車駕幸五嶽觀迎祥池，有對御。至晚還，內園子親從官……執御從物，如金交椅……御椅子皆黃羅珠慶背座。」更可具體印證宋代宮廷對於坐具及配件的講究。



圖十一 宋仁宗后坐像（局部）靠背椅上方的龍首雕飾與椅披龍首下方浮貼書有「仁宗后光獻」小字的籤條



圖十二 宋仁宗后坐像（局部）曹后足下的矮凳與踏墊

### 帝后像之最在故宮

國立故宮博物院前院長蔣復璁先生在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南薰殿圖像考〉一文中考證，故宮所典藏的宋代帝后像皆出自當時的畫家，而且大多數會供奉於宮廷的神御殿內。靖康之難（一一二六）時，徽、欽二宗及一千后妃均被俘北去，幸而宋高

宗趙構（一一二七—一一六二在位）猶能護持著歷代祖先的神御（肖像）南遷，因此自宋宣祖以下的諸帝后像乃得以規仿舊制，崇祀在景靈宮及各寺觀。至元滅宋後，兩浙宣撫使焦友直（十四世紀）將臨安的經籍圖書大舉送往大都，故而包括〈仁宗后坐像〉在內的歷代帝后像，自此便被度藏於北京的內殿。

清代宮廷雖以「南薰殿」保管歷代肖像，此殿的名稱，於明代即已有之，相關著錄可見呂毖的《明宮史》〈宮殿規制〉。但是歷代帝后像，起初卻並非保存於南薰殿，而是儲放在「古今通籍庫」，歸印綬監掌管。每年的六月初六，都會進行例行的晾曬。直到入清以後，歷代帝后和君臣圖像才遷貯至南薰殿。事見載於《清宮史》卷十一〈宮殿〉：「武英殿……殿南為磁器庫，為南薰殿。乾隆十四年（一七四九）詔以內府所藏歷代帝后圖像尊藏於此。」高宗並親作御製詩一首，讚頌這批珍貴的圖像，詩云：「寫照應非古，羲軒誰所傳；儼茲瞻日角，敬與保天全。暑雨寧侵幌，薰風尚入絃；翠然興景仰，籌治勉勤乾。」而為了加強維護，在遷貯南薰殿的前一年（一七四八），高宗已敕命重新裝池這批圖像，除了針對畫面傷損處進行全色、補彩外，並將帝后像原本的綾綾去除，統一改成富有皇家氣息的黃綾，藉此與宮中其他的繪畫藏品區隔。

清宮的南薰殿舊物，後歸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有，民國卅八年復隨同故宮文物一齊運台。如今，故宮雖然極其幸運地擁有質量傲人的歷代帝后

圖像，但是由於這批畫像均屬重彩絹地設色畫，保存至為不易，加以年代久遠，又累經輾轉播遷，很多圖像的表面已經出現剝蝕、脆化的現象，並不適宜經常舒捲和展示。例如〈仁宗后坐像〉中，曹后所戴花釵冠四週的絹地，以及禕衣上的彩繪俱有多處剝落、折損，所幸尚無損於全幅的完整性，因此經過局部修復後，仍能於「大觀——北宋書畫特展」中，與另外三幅北宋的帝王肖像同室展出，一齊見證北宋肖像畫家超卓的寫實功力，殊屬難能可貴！

#### 參考書目

1. 胡敬，《南薰殿圖像考》，收在《胡氏書畫考三種》，台北：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七一。
2. 蔣復璁，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南薰殿圖像考》，《故宮季刊》八卷四期，一九七三年冬季。
3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，《故宮書畫錄》，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六五，卷七。
4. 趙超，《華夏衣冠五千年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〇。
5. 車吉心，《中國皇后全傳》，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三。
6. 戴欽祥、陸欽、李亞麟，《中國古代服飾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九四。
7. 崔詠雪，《中國家具史——坐具篇》，台北：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九四再版。
8. 朱睿根，《古代服飾——穿戴風華》，台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二〇〇〇。
9. 沈從文，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二〇〇二。
10. 周汛、高春明，《中國傳統服飾形制史》，台北：南天書局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三再版。